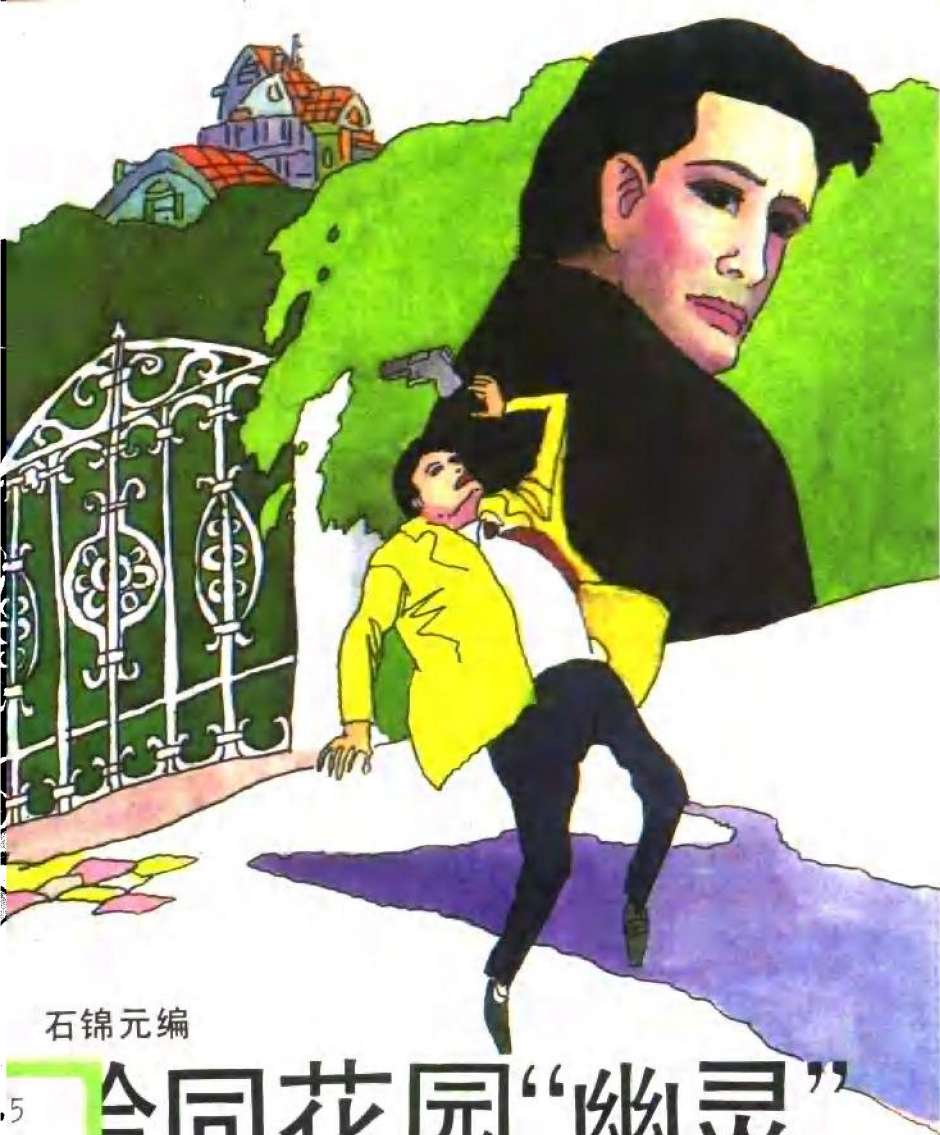




石锦元编

合同花园“幽灵”

文艺出版社

上海滩丛书之(四)

责任编辑 刘竟如
封面设计 一 敏
插图

哈同花园“幽灵”

——上海滩丛书④

石锦元选编

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浙江新华印刷厂印刷

浙江省新华书店经销

开本787×1092 1/32 印张7.75 字数164000 印数00001—20000

1990年6月第1版 1990年6月第1次印刷

ISBN 7-5339-0201-7/I·193 定 价：3.10 元

目 录

1 哈同花园“幽灵”

曹 正

他受日本特务追踪，藏身哈同花园之中……带着浑身的伤痛，在黑暗中醒来，枪口即已对准了他的后脑。忽然，随着神秘而苍老的声音响起，一条黑影倏然而至，救他于虎口之下，却又飘然而去……然有谁知，神秘的“黑影”和哈同花园主人有一段鲜为人知的秘史，其间包含着多少家愁国恨！

109 圣母院的枪声

曹 正

寂静的圣母院潜伏着不平静……她身为修女，却怀着被迫的对天主的信仰，追思着往昔的岁月。他是革命者，她的昔日恋人，他们在圣母院相遇……孰去孰从？直待枪声响起，惊破迷雾，才解了这情缘孽债，才破了圣母像后的“婴儿之谜”。

211 金少山绝艺戏杨虎

陈祖基

倒退四十多年，大花脸金少山名震南北，梅兰芳演《霸王别姬》，若没有金少山演项羽 说什么也不肯上台。可就是这个“金霸王”，却与上海滩警察局长杨虎和三大亨之一的张啸林，闹出了一段荡气回肠的故事来……



曹 正

哈同花园 “幽灵”

一 “铃语阁”的“幽灵”

梁维谷醒了。

他的第一个感觉就是全身都痛：腿痛，腰痛，手臂痛，甚至头也痛，而且痛得很厉害，好像随时都会裂开似的。

为什么会这么安静？一点儿声响也没有。听不见汽车的喇叭声，听不见有轨电车的叮当声，也听不见人们的喧哗！什么声音也没有。世界好像死去了！寂静得令人心烦。“八一三”抗战距今已经两年多，日本侵略军占领这座号称“十里洋场”的上海，也已经很久了。怎么这里还有个如此静谧的角落！

他这是在哪儿？

头顶上有个小窗，些微的亮光穿窗而入，也只能让他依稀看见这间杂乱无章的房间。这里好像根本就不是住人的。里面堆满了乱七八糟的东西，空间显得那么狭小。

刚才有人掀开他身上的棉被，在他全身上下都抚摸了一遍！想到这里，他连忙在贴身的内衣口袋里一摸，幸好，那牛皮纸的信封还在！他轻轻地按着那只带有自己体温的信封。他放心了！

梁维谷觉得身上有点发热。他很奇怪，自己怎么会在这里？刚才朦胧中，好像明明有个高高的、全身黑衣的人在抚摸他，他的手好烫呀！使他感到舒服极了！可现在，人呐？

梁维谷记得，今晚他在四川路一幢二层楼上出席党的一

次秘密会议，研究我们党今后在“孤岛”上的抗日宣传活动。会议还没有结束，就听见楼下有好多人的脚步声、打门声。当时主持会议的党小组长把一个牛皮纸信封交给他：

“小梁同志，你快走，从阳台上下去。记住，这里面有我们一些同志的名单、住址。你设法交给老李，要亲自交给他。死也不能落到敌人手里……”这时，已经有人敲门。

梁维谷是从阳台上沿着墙下来的，但刚刚走到四川路口，突然被几个彪形大汉拦住，这些人都身穿便衣。不像是日本人，也不是租界的巡捕。他们把梁维谷拦住，并不盘问，只叫他跟他们走。梁维谷说：他是《民声报》记者，凭什么要跟他们走，要知道，这里是租界。可那些人根本不管什么租界不租界，七手八脚地来拉他。他拼命抗拒，于是就打了起来。梁维谷是个书生，何况又只一个人；可他惦记着身上的那个信封，陡然增加了许多力气。在一顿拳打脚踢以后，他就失去了知觉。

他闻到了一股香气。淡淡的，若有若无，沁人心肺。怪！这是从哪里来的？

梁维谷吃力地睁开眼，可仍然看不清，无法判断自己是在哪里。但有一点他很清楚，有人救了他。否则，刚才不是被那几个人打死，也会被随后赶到的巡捕带到捕房去。当时，他已经听到了哨声。

是谁救了我？他不知道。他想叫人，刚一张口，脸颊骨就出奇地疼痛，声音微弱得自己也听不清。他只好重新闭上眼睛。这时，房门轻轻地开了。一个又矮又小、老态龙钟的老人，手执高高的烛台，轻手轻脚地走了进来。他悄无声息地走到床前，右手执烛，左手挡住光焰，眯起眼睛朝梁维谷

看着。这老人怕已年愈古稀，须眉都白了，脑门光秃秃的，只剩下一圈斑白的短发。满脸皱纹，像是用刀刻出来的。干枯的脸，和同样干枯的手，已经刮不出几两肉了。梁维谷正想开口问他，他却已经转过身去，默默地把烛台放在小桌上。回过头，露出一张难看的笑脸，然后就悄然而去，和他来时一样，无声无息，好像他从未进来过。

总算有了一点亮光！尽管它荧荧如豆，微弱而又昏暗，多少也可以看看自己所处的环境。

房间好像并不小，但堆放的东西太多，而且到处都是灰尘，显然已经很久无人打扫过。窗上，梁间，都结满了蛛网。空气里隐约还有一股霉气！但是，那淡淡的幽香却仍然存在，而且就在眼前。床上也很暖和，他用手一摸，被胎是丝棉，被面是浅黄织锦缎。那香气原来是它发出来的。

阴森森的环境，幽灵般的老人，在梁维谷心里形成了一个巨大的疑团。难道是这个如此衰迈的老人，把自己从几个彪形大汉手里救出来的？荒唐，这简直是神话。那么还有谁？

痛，浑身都痛。那些人显然是职业打手，特务！可是，是哪一家的？汪伪的“七十六号”，还是日本宪兵队？上海被日本人占领以后，租界虽然保持了表面上的中立，被人称为“孤岛”，但在这小小的“孤岛”上，也充满了恐怖。流氓捣乱，特务横行，已经是司空见惯。暗杀、绑架，也时有发生。市民人人自危，从事抗日救国活动的爱国者所冒的风险就更大。

头上一阵剧痛，梁维谷不觉又昏昏睡去。

不知又过了多少时间，梁维谷觉得有一股甜甜的流质进

入他口里，他不自觉地咽了一口，竟然是香喷喷的咖啡！他惊讶地睁开眼睛，以为是那奇怪的老人。可是，他仔细一看，在昏暗的烛光下，哪有什么老人。在他的床沿上，坐着一位碧眼金发的外国姑娘，正小心翼翼地用小银匙给他喂咖啡。

“梁维谷，你醒了！”外国姑娘不但说得一口流利的中国话，而且准确地叫出了他的姓名。

“你是谁？怎么知道我的名字？”听见这个外国小姐直呼自己的名字，梁维谷心里的疑团更大了。他尽可能把话说得响亮些，但头还是痛，眼睛还是看不真切，只是精神好多了。

“哈——你不认识我了！”外国姑娘显得如此开朗，使梁维谷有点尴尬，“我是珍妮。”

“珍妮！”梁维谷顿时张大了眼睛，惊诧地问，“你怎么会在这里？”

“嗯哼，你这是怎么啦？”珍妮耸耸肩，摊开双手，“我当然在这里，我能到哪儿去？”

“这是什么地方？”

“这是在园子里呀！”

“园子里！是‘爱俪园’吗？”

爱俪园是英籍犹太巨商哈同的私人住宅，当时上海人习惯称“哈同花园”。该园占地三百亩。

“当然是‘爱俪园’。难道还能是别的什么园吗？”

梁维谷苦笑了一下，颇有点啼笑皆非。

梁维谷的父亲，在民国初年到上海谋事。经友人介绍，在“爱俪园”当了一名画师。梁维谷十二岁时，被父亲带到

上海，在“爱俪园”里的高级小学读书，同时跟父亲学画。原来准备毕业后进园里办的“仓圣明智大学”，但后来大学不办了，梁维谷就在园子里补了个名字，在匾额板上勾勒文字。后来又帮助编纂书目。一住就是七年。五年前，他父亲去世了。梁维谷不愿再在洋人手下混饭吃，就辞职离开了“爱俪园”。现在他是《民声报》的记者。

“快告诉我，珍妮，我怎么会到这里来？”他想挣扎着坐起，但浑身都痛，不由的轻轻地叫了一声，“哎哟！”

“别动，你躺着，”珍妮伸出手，温柔地按着他，微微地俯着上身，“你的伤很重。”她把双手抱在胸前，极富表情地说，“上帝呀，我把你抱进汽车的时候，你就像死了一样。”

“爱俪园”的老东家哈同，已经死了八年，现在是由他的夫人罗迦陵当家。但是罗迦陵也已经年近七旬，而且眼睛有病，目力极差。据医生背后告诉别人：老太太的那双眼睛，最终都会失明。兴许罗迦陵自己也知道会有那么一天，所以近来，她总喜欢看看自己的藏画和古董。今天晚上，她忽然心血来潮，要看看吴杏芬的一幅工笔观音，可是这一幅画却被大总管姬觉弥带到写字间去了。

本来，姬觉弥每天只在上午到写字间去坐坐。下午和晚上，都在园里陪伴老太太。可是近来，几乎每天都有日本人和英国人来和这位大总管商谈事务，常常是夜以继日，使这位大总管有时候不得不住在写字间里。

老太太罗迦陵向来是说一不二的。如果这幅画不是姬大总管取去，她早就大发雷霆。总算姬觉弥面子大，她耐心地等到下午七点，姬觉弥仍然没有回来。她才派了她的养女兼

英文翻译的珍妮专程去取。

珍妮开着车，取了画，在回来的路上，经过四川路口时，正好看见街上一片混乱。巡捕的哨声呼啸，在那边有几个人正在殴打一个穿长衫的中国青年。珍妮生性活泼好动，看不惯这种以多欺少的行为。她把车故意朝那伙人冲去。这时那伙人也已经听到了巡捕的哨声，立刻一哄而散。

珍妮把车停住，下车一看，想不到躺在地上的竟是她少年时代的朋友梁维谷。

那时，“孤岛”的工部局巡捕房对缉查“恐怖分子”是相当认真的。在日方的压力下，他们已经把一些所谓“恐怖分子”移交给日本当局。珍妮是聪明人，她虽然把梁维谷带回“爱俪园”，却不敢张扬，悄悄地把他背到“铃语阁”。这是“爱俪园”中最高的地方，登上三层阁楼，可以看到整个园景。阁上供着“狐仙”。因为这地方过于阴森，平时没有人来，只有一个叫阿三的老头管理香火。珍妮和阿三很熟，所以，她把梁维谷弄到这里。她又从自己房里拿来了被褥。

“谢谢你，珍妮。”梁维谷听了她的话，心里很感激，他略带惆怅地说，“想不到，我又回到了园里。这几年，你好吗？”

“不好。可是今天很好，梁，我想你，这几年我一直想着你。”珍妮虽然说得一口流利的中国话，但并不能完全理解中国语言中某些微妙的内涵。她的直率，使梁维谷有点难为情，他讪讪地，半天没有说话。

“梁，你是抗日分子吗？”珍妮又问。

这就不只是难为情了。梁维谷沉吟片刻，认真地说：“今天，凡是不愿做亡国奴的中国人，都是抗日分子。我是

中国人……”

“那么，你也干‘恐怖’暗杀？”珍妮伸出一只手，装出手枪的模样，神态虽有些惊讶，但语气是兴奋的。

“不，我不搞暗杀。”梁维谷没有料到，此时此地的谈话，却会逐渐接近一个严肃的话题。他不得不多说几句：

“当然，我并不反对在必要的时候，暗杀几个作恶多端的汉奸、日寇。但我认为主要的是唤起民众，一致抗日。事实上，今天，是我的一个朋友遭到了日寇、或者汉奸特务的袭击。”说到这里，梁维谷躺不住了，他挣扎着坐了起来，

“珍妮，我要出去。”可是，话音刚落，他头上又是一阵剧痛。他咬咬牙忍住了，极力想下床。

“不行，”珍妮看见了他脸上的表情，连忙扶着他，把他轻轻地放倒，“你伤得很重。我要给你请医生。你绝对不能离开这里。”

“可我不放心我的朋友。”

“明天，我帮你去打听。你安心休息，不要着急。”珍妮站了起来，飘然而去。

梁维谷又睡着了，而且睡得很沉，直到他感到有人用手在搓揉着他的前额，他才醒来。

房间里更黑了！桌上的蜡烛已经熄灭，头顶上的小窗被人用东西挡住了。在一片沉重的黑暗中，有个人，正用手在梁维谷的头上按摩。梁维谷虽然感到惊讶，甚至还有点恐怖，但他头上却是异常的舒服、轻松，疼痛明显减轻了。他怀着一种忐忑的心情，接受这个神秘人物的按摩。同时，仔细倾听着他那粗重的喘气声，企图从中获得某种印象。

“好了。”一个苍老的，多少有点含糊的声音对梁维谷说，

“你早就醒了，是不是？”

“是的。”梁维谷回答说，“请问你是谁？”在几乎是伸手不见五指的黑暗中，他只隐约地看见一个人影，他似乎穿着黑衣，看不清面貌。

“好好养伤，不要多想。用不了一个月，你就会复原。记住，你不能出去，也不能下楼，日本人已经来了。”

“什么！日本人来了！在哪儿？”

“在帐房里。还有，你千万记住，不能告诉别人我来过这里，也不要告诉珍妮。”

“可是，我根本不知道你是谁？”

“我是个已经死了的人！”

梁维谷不觉打了个寒噤。他把眼睛张得大大的，死命地盯住那模糊的影子，直到影子消失。又是一个幽灵，只是比那老人高大多了。

黑暗中，又恢复了死一般的沉寂。

梁维谷是不相信鬼神的。但这一夜的经历，却使他感到不可思议。“爱俪园”中本来就充满了各种荒诞、神秘的传说，可是以往在这里生活的七年中，他从来没有亲身体验过。想不到在这次偶然事件中，他亲眼看见了“爱俪园”中诡奇的一个侧面。

二 “大仙堂”奇遇

“爱俪园”果然来了一位日本籍的不速之客，而且是深夜来访。这就更显得不同一般。

此人叫平田谦三，并非军人，也不是外交官，而是一位学者，一位研究古文字、古文物的学者。

一九一六年，“爱俪园”中成立了一个学术团体，叫“广仓学会”。所谓“仓”是指传说发明汉字的仓颉。学会经济上的后台老板，自然是园主哈同。会长却是清朝遗老冯蒿庵中丞。学会的宗旨虽然是研究“先圣仓颉”，会员却有好些外国人。哈同就是其中之一。尽管这位英籍冒险家，连现代汉字也不认识几个，但他是这个学会中备受尊重的会员。原因自然很简单，他有钱，他是出资人。遗老们要咬文嚼字，缺钱是不行的。在外籍会员中，以日本人为最多，平田是其中之一。

现在，老东家园主哈同已经下世八年，“广仓学会”也早已烟消云散。近年又炮火连天。遗老们在园里进进出出的，尽管还有，但已经不多了。而且由于哈同是英籍，英国是德国的敌对国，日本却是德国的盟国；所以虽然英、日尚未宣战，近年来，日本人已很少光顾“爱俪园”。

但是，平田谦三是个例外。

平田有没有学问不得而知，但他和园里的关系，却非同一般。早年，他是哈同的“忘年挚友”，和哈同夫人罗迦陵

也是熟人。而交情最深的，是罗迦陵的一位养子罗景玉。

这便要涉及一个“隐私”。据说，哈同虽然有的是钱，却有一件终生憾事：他没有生育能力！事情真假，无法深考，但他和罗迦陵结婚数十年，没有亲生子女，却是千真万确。围在他们身边的，后来为遗产着实闹过一阵子的那一大群“少爷”、“小姐”，全都是养子、养女。中国血统的和外国血统的都有。在哈同家，有个不知怎么形成的“惯例”：凡由园主夫妇领养子女，外国血统的，随父姓哈同；中国血统的，则随母姓罗。珍妮和罗景玉，就是这种情况。

罗景玉，今年三十有八。在“爱俪园”中那些少爷、小姐中，并不是最得宠的。但此人很有心机。他表面上却风度翩翩、温文尔雅，而且待人随和。他早年毕业于园里的“仓圣明智大学”，现在则埋头做学问。据说在金文考译上，着实有点根底。因此，他和平田谦三又成了第二代的“忘年挚友”。

这天晚上，罗景玉在睡梦中被电话铃惊醒，拿起听筒，居然是平田的声音。平田说，他有急事，要马上进园拜访。罗景玉一看表，已经是午夜十一点。他知道，如果不是有真正重要的急事，平田不会午夜来访。于是，他用电话通知门房，让平田先生进来。

“深夜打扰，实在对不起，请千万谅解。”平田一进门，就是一个九十度的鞠躬，谦恭之状可掬。不愧是中国通，汉话讲得极其流利。

“不客气，平田先生，请坐。”

罗景玉没有太太。他想叫醒佣人倒茶，但平田再三逊

谢：“不必，不必。没有旁人，正好细谈。”

因时在深夜，平田谦三不便久留，所以很快就谈到正题。平田说：据日本方面得到的可靠情报，园子里混入了“恐怖分子”。原来平田谦三是个具有特殊身分的学者。

罗景玉一听，不觉一楞。他说：“这不可能吧，这里是英侨住宅。在中、日两国的战争中，我们一向是中立的。平田先生，会不会是传闻有误！”

这是官话！平田谦三感到有点可笑。根据他和罗景玉多年的交往，他知道罗景玉有野心。他一直觊觎着哈同的巨大遗产。这两年来，平田有意识地给了他不少暗示：在适当的时候，他可以得到日本方面的帮助。这自然是要报酬的，条件是必须和日本方面合作。今天，他来商谈的，是第一件正经事。想不到罗景玉却用“英侨”“中立”等外交辞令搪塞。平田有点不满，脸上也就不太好看。

“罗先生；如果是一般的盗匪潜入园里隐藏，我们原可以不管，我也不会深夜造访。”平田的口气虽然很客气，但神态严肃，“今天进入园中的，是共产党分子。”

听说是共产党分子，罗景玉知道万万不能等闲视之。他问：“可靠吗？”

“绝对可靠。我们的人看见他上了一辆车。从车的牌照查明，是园里的。”

“我查！”这回罗景玉回答得很干脆。

“请记住，罗先生。无论如何不能让园里有共产党分子活动。还要绝对保证老太太的安全。懂吗？”

当时，和“爱俪园”有关的，还有一个微妙的问题，就是园主罗迦陵的安全。由于哈同已死，现在罗迦陵是哈同那巨

大财产的合法主人。而她已经年近七旬，身体也不好，无异风中之烛。在大多数的人看来，日本和同盟国的战争迟早会爆发。一旦日、英宣战，租界这片“孤岛”就必然被日军占领。只要保证罗迦陵活到那一天，罗景玉的野心，自然可以得到日本方面的“帮助”。反之，如果罗迦陵在日、英宣战以前死了，或因意外事故丧生。那么，遗产就可能落到那一群“洋少爷、洋小姐”的手里。

罗景玉对平田的话，心领神会。答应一定尽力追查这个共产党员。

“小梁先生，你还认识我吗？”清晨，一个矮小的白发老人把梁维谷叫醒。

梁维谷虽然还没有恢复到神清气朗的程度，但身上的疼痛已经减轻了许多。他仔细端详着这个幽灵般的老人。看着看着，他忽然想起来了。

“哦！你是阿三大伯！”

老人笑着点了点头，神情非常满意。

“那么，这是‘铃语阁’了！”

老人笑得更甜了，他用手往上指了一指，轻轻地说：

“对，上面就是大仙堂。”

“铃语阁”是“爱俪园”中最高、也是最冷僻的地方，在“爱夏湖”的北面。走过“迎仙桥”，向南，经“饮蕙岩”，再向西，就是“铃语阁”。

说来也怪，哈同是英籍犹太人，罗迦陵是法、中混血儿。可他们夫妇既不信犹太教，也不信基督教。哈同出生在土耳其，和伊斯兰教有点关系，园里甚至也准备译《古兰经》。